

衆

家

老

闖

金

榮

榮

黃浦江奇案錄

周玉帥大大的失策

依照關炳之與公共租界巡捕房訂定的協議，上海公共租界自即日起開始換防。巡捕一律撤崗，而且爲恐華人毆打報復，他們會一連多日不敢露面。公共租界的治安改由英國水兵和商團人員代負其責。那時候上海商團創立伊始，人數不多，武裝配備至爲缺乏，發揮不了多大的力量，因而只不過是聊備一格而已。上海公共租界的警戒主力，當然還得數停泊黃浦江各英艦上的那些水兵。當年的英國水兵素質不高，待遇却是相當的好，整隊登陸分別執行任務時，一個個口袋裏英鎊、港幣麥克麥克，而且都是神情愉悅，歡天喜地，人人笑口常開，彷彿是獲得特別假，上岸來輕鬆輕鬆，享受一番似的。認真要靠他們來維持秩序，那就所托非人了。這幫英國水兵一開進公共租界，頭一件事便是上西餐廳，儘情吃喝一頓

，大快朵頤。因此反倒給公共租界大小西菜館得了一筆好生意，著名餐廳如金隆大飯店等從早到晚座無虛夕，但見英國水手一撥一撥的闖進來，名菜佳餚，各色美酒，全天候供應無缺。公共租界居民眼看英國水兵吃喝得那麼起勁，要起酒菜來又是那麼樣的慷慨大方，好像他們根本就無須付賬一般。從而引起了謠言，都說英國水兵吃喝玩樂，一概由上海道台衙門請客。其實這純粹是臆測之詞，與事實絕不相符。因此翼雲八絕又有一詩記其實云：

連催美酒進葡萄，細割龍肝試寶刀，

大嚼屠門聊快意，搗師誰是鄭絃高？

原註：團練，西兵登岸多就食於金隆等西

菜館，坐爲之滿。初有上海道供億之謠，實訛言也。

滿清兩江總督周馥，在大開公堂案次日一早

(十七)

章君毅

，搭乘滬寧路專車自江寧匆匆趕到上海。各報均以頭條新聞報導，上海人心爲之大定。翼雲八絕的最末一首，便是記周玉帥之來，詩云：

持節東來仰壯猷，旌旗指處大功收，

太真涕淚臨江洒，多少蒼生拜馬頭。

原註：玉帥蒞滬，人心大定。此次交涉得能和平結果者，皆玉帥堅持之力也。

翼雲八絕詩中，祇有這最後一首與事實頗不相符。周馥抵滬，是以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崇高地位，前來主持大開公堂一案的華洋嚴重交涉。——清朝咸豐年間，清廷設置五口通商大臣，駐節上海，主持上海、寧波、福州、廈門、廣州五口之通商事宜，實際上就是代表清廷，主持華洋交涉。不久，清廷又設三口通商大臣於天津，辦理天津、登州、牛莊三口通商事宜。同治年間

，方始將三口通商大臣收爲北洋大臣，由直隸總督兼任，同時也將五口通商大臣改爲南洋大臣，由兩江總督兼任。這就是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由來，以及爲什麼前清時代直隸總督、兩江總督遠比其他各地總督位高權重的緣故。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攝北洋大臣時，滿清一國的對外交涉幾乎完全由他一手包辦，於是世間乃有外國只知有李鴻章，不知有大清朝廷的說法。北洋、南洋大臣地位之崇高，權力之龐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當年周馥以南洋大臣的身份，親身赴滬辦理大鬧公堂的華洋交涉，其實是輕率躁急的失策之舉。因爲大鬧公堂一案說小不小，說大不大，可以歸之爲地方性的偶發事件。血案發生地點在英國人主持之下的公共租界，行凶殺人，毆辱法官者是英國巡捕，受毆辱的是中國法官，慘被殺傷的四十餘人全是中國國民。因此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，都應該以中國人爲原告，英國人爲被告，換言之，就是這一次交涉的主動者應該是中國人，而不是英國租界當局。是以中國原該理直氣壯，事事採取主動，英國理虧情怯，就該處於被動、挨打的地位。

一 疊連聲糟了糟了

莫看袁樹勛僅祇是一名三品道員；兩江總督、南洋大臣周馥手下的屬員之一。可是他畢竟還有中國人的血性，辦起交涉來，立場堅定，步驟分明，他所要求於洋人的，如嚴重抗議，嚴懲凶手，禁止德爲門出庭陪審，以及他支持關炯之與英捕房成立八點協議，可以說已經給這一次舉世

矚目的重大交涉，奠定了勝利的基礎。甚至可謂拔得頭籌，佔了優勢。

凡此，都是四十餘位無辜死傷同胞的生命與鮮血，袁樹勛的壯懷激烈，一腔正氣，尤其是關炯之的不畏強暴，出生入死，所換取得來的。當上海民衆正在頌首稱慶，正義終將獲得伸張，民氣的發皇，已使帝國主義侵略者氣沮。他們相信，大鬧公堂案一定會獲得公平合理的解決。就在這人人興奮鼓舞，準備熱烈慶祝的當兒，兩江總督、南洋大臣周馥趕到上海。起初，消息傳出，確曾使上海百姓，全國同胞，精神又爲之一振。以爲憑周玉帥的位高權重，赫赫官威，必定可以加速促使洋人俯首認罪，懲凶道歉，黃浦灘上震撼中外的大風暴，勢將迅即平息，甚至可能殺一殺洋人的威風，戳穿他們的紙老虎，讓他們以後別再這樣張牙舞爪，披厲囂張，那豈不是大大的造福於上海租界居民了嗎？

然而，很不幸的，周總督抵步，親自主持大鬧公堂案的善後交涉，一開頭，便犯了嚴重的錯誤。誠所謂一着錯，滿盤輸。事後推究，他不該降尊紆貴，移樽就教，從主動地位一變而爲被動地位，由佔盡優勢一變而爲屈居下風。說來確切令人爲之扼腕不置，跌足太息。——照說，周馥與洋人展開談判之初，就該根據袁樹勛、關炯之原有的談判基礎，以強硬的態度，繼續要求英人立刻懲治凶手，賠償損失，撤換副領事德爲門，並向我方道歉。可是，周馥徒令親痛仇快，偏偏不此之圖。他反倒過來卑躬屈膝，阿諛討好的，去請教領事團的各國領事，——上海租界大鬧公

堂一案，引起了這廣大的風波，究竟應該如何解決是好？

周玉帥昏饋糊塗，一味懼外媚外，他向洋人這麼一討教，無異將原有佔盡優勢的談判基礎，全部推翻，尙且貽人口實，授人以柄。把予取予求，至少也可以獅子大開口的談判主動權，白白的拱手讓給洋人了。難怪領事團裏的那些洋人，尤其是公共租界英國當局，聽到了周馥客氣已極的這一問，個個心花怒放，笑逐顏開，輕輕的把心頭那一塊大石頭擱了下來。預料得到這一次最難辦的談判，又可以雷聲大，雨點小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說不定，還可能白白打死幾十個中國人不算，反倒撈上一票便宜呢？一句話，洋人把周玉山的顛預無能，胆怯畏事給看穿了。

另一方面，則猶在洋務局守候消息的袁樹勛和關炯之等人，聽說了周玉帥約見各國領事，虛懷若谷，態度謙卑，他所問出的第一句話，頓時就抽一口冷氣，驚得目瞪口呆，頻頻跌足的喊道：

「糟了，糟了！」

方在勝利在望，喜氣洋溢的洋務局裏，轉眼之間，化作了愁雲慘霧，哀聲嘆氣。古話所說的：「一言喪邦」，正好是當年周馥辦交涉時的寫照。好不容易等到周玉帥親自把各國領事送到上海行轅轅門口，滿面春風，沾沾自喜的回到廳上。袁樹勛和關炯之兩位滬案的核心人物，雙雙遞手本求見。周馥倒也並不推却，馬上傳請。袁、關二人見到周馥請安以後，周馥一開口便說：

「今天雖然沒有談出個什麼名堂來。不過，

彼此到是一片和氣，一片和氣。」

事態緊迫，心憂如焚，袁樹勛便顧不到上司下屬的體制了，他急切的問：

「聽說，玉帥曾經問過各國領事，大鬧公堂一案，應該如何解決？」

「是的是的，」周馥一口承認的說：「只要他們拿得出辦法，而這個辦法是我們認為行得通的，那又何妨息事寧人呢？」

委屈求全一敗塗地

果然糟了，袁樹勛和關炯之互望一瞥，再問周馥道：

「玉帥，你沒有向各國領事提起卑職所提的要求？」

「沒有。」周馥率直的回答，又補充一句：「你提的那些要求，他們不是早就知道了嗎？」

袁樹勛更着急了，他急得有點口不擇言，帶點頂撞的意味，質問般的在說：

「玉帥，如果各國領事誤以為我們已經放棄了那些要求，反倒向我們提出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條件，怎麼辦？」

「這——，」周馥頓了頓，很快的又恢復了自信，聊以解嘲的道：「我想不會的。洋人提出來的解決辦法，也許會比我們提的更好些。」

袁樹勛正想抗聲作答：這是與虎謀皮，癡人說夢，萬萬辦不到的。——在他身旁官卑職小不敢插嘴的關炯之，這時候也忍不住的在向周玉帥慷慨陳詞了，他說：

「軍門，請恕卑職直言。大鬧公堂事件，咎

在彼方，有目共覩，洋人推卸不掉這個責任。除非是我們自動放棄，任人欺凌。再說，對外交涉應以實力為後盾。如今租界居民羣情激昂，民氣可用。再加上全體罷市猶在繼續，罷市繼續一天，洋人便更有上萬兩銀子的商務損失。他們所最怕的，也就是這兩點。所以目前的情勢絕對對於我們有利，只要我們堅持不屈，洋人是非遷就我們不可的。」

關炯之詞簡意賅，剖析利害，詎料周馥果然嫌他人微言輕，根本就置之不理，如若罔聞。他嗯嗯啊啊幾聲，最後方始吐出一句：

「這些，我都知道。」

說完話，立刻端茶送客。袁樹勛、關炯之萬般無奈，只好垂頭喪氣的辭出。果不出這兩員能吏所料，次日，領事團將先所成立的協議全部推翻，英國巡捕在法庭上毆辱法官，行凶殺死數十人，反倒過來向我方提出了下列三項條件：

一、請南洋大臣嚴飭上海道，勒令上海商民立即復市。

二、上海道袁樹勛應即撤換。

三、大清帝國應賠償上海罷市期間，各國商民之直接損失十萬兩。

公共租界原是洋人統治的地區，租界居民也就是英國政府管轄之下的百姓。租界商人罷市，反倒要中國官府負其責，勒令復市之外，還得賠償損失，這簡直是千古奇聞了。然則領事團猶不以為足，又脅迫周馥撤換毫無過失的上海道袁樹勛，干涉內政，就國際法說來正是很嚴重的違法行爲，以各國領事合組而成的上海領事團，偏就

悍然爲之，這世界上還有公理，還有正義？

紙包不住火，各國駐滬領事團推翻前議，脅迫中國南洋大臣，反提出苛刻條件的消息終告外洩，不但輿論大譁，舉國朝野一致憤慨。上海公共租界的華籍居民，更是如中雷殛，人人痛心疾首，切齒憤恨。這充分表現了清吏的懦弱無能。遜清未造，外侮接踵而來，令中國同胞最痛心的便是洋人怕百姓，百姓怕官，官怕洋人。每次老百姓在被洋人欺壓得欲生不能，欲死不得，瀕臨絕境的時候，迫不得已，以命相拚，奮起反抗，激出了正義的力量，當洋人爲之震懾，長縮，就一定是官府出面壓制百姓，取媚洋人。等而上之連慈禧太后都在忝不知恥的說，中華錦綉河山：「寧贈洋人，不給家奴」，只這一層就已然起了國民革命的熊熊烈燄。大鬧公堂一案又是類此情事的翻版。但是兩江總督、南洋大臣周馥的倒行逆施，求榮反辱之舉，却例外的激起了上海租界華籍居民由衷憤恨，他們熱血沸騰，義憤填膺，決心不理會周馥的苦苦哀求，他們要跟洋人週旋到底。

儘管周總督有心全盤接受各國領事團的三項苛刻條件，但是由於袁樹勛、關炯之，和全上海市中國同胞的堅持不屈，奮戰不休。各國領事團所提的無理要求仍然無法實現。首先，上海市的大罷市不但猶在繼續進行，而且還有變本加厲，越演越烈之勢。法租界、乃至華界的大小商號也在相率的關門上門，宣告暫停營業，響應公共租界的同胞，一致對氣絳萬丈的上海領事團作無言而有力的抗議。罷市擴大，洋人束手無策，他們

只有催逼周總督。而周總督咎由自取，恰好在那一段時期威望降到最低點，他正在受盡國人的唾棄和咒罵，又有誰肯聽他的話，向洋人投降，順從的復市開門營業呢？於是，周馥也吃足了苦頭，問題不解決，他就被羈於上海脫不了身。一天到晚召見上海文武官員，好話說盡，繼之以老起臉皮懇請鼎力達成，勸諭上海市民復市，免得再生事端。然而，即令這些文武官員肯於替他奔走斡旋，怎奈黃浦灘上的兩三百萬人，誰也不肯再聽他們的那一套了。

慈禧寵臣慶王好友

洋人的第一個要求，一開頭就觸了礁。第二個要求是撤換上海道袁樹勛，當時周馥也心知道又是一道關口。袁樹勛向有能員之稱，平素官聲甚好，既獲慈禧太后的青睞，又有上海市民的衷心擁戴。尤其處理上海大鬧公堂一案，他大有功勞，而且全無差錯過失。周馥憑什麼理由把他撤換？除此之外，周馥還有另一層更深的隱憂，更大的顧忌。袁樹勛的後台，實在是太硬太硬了。慈禧太后念他庚子勤王之功，一直都是他的靠山。皇親國戚，當朝炙手可熱的第一位權要人物，軍機處領班大臣慶親王奕劻，地位介乎攝政與宰相之間，也是一直挺賞識袁樹勛的。還有，袁樹勛的座師，又復是漢軍機大臣瞿鴻禨，這三位頂天立地的大佬，試問兩江總督周馥他也惹得起嗎？何況，袁樹勛在上海道任上素孚人望，有功無過，周馥想要無緣無故的撤換他，着實是連這句話都不敢說出口的。

因此，周馥困在上海行轅。焦頭爛額，如坐針氈。這是徒知媚外，授人以柄之流的報應，領事團方面，日日派人來催，逼他勒令商民立刻復市，逼他上奏朝廷，撤換袁樹勛，逼他負責賠償洋商鉅額損失。事實上他却沒有一件能够辦得到。而他留在上海尤已成爲衆矢之的，輿論譏評，市塵憤排，幾於把他罵得一文不值。實在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，周馥祇有聽從他幕客的意見，老起臉皮，去跟袁樹勛商議。袁樹勛固然深心不值周馥自搬石頭自砸腳的作爲。但是，他畢竟是個顧全大我，肯於犧牲小我的忠盡正直之士，而且眼見局面越鬧越僵，又怕人心憤激，再度爆發華洋衝突。到那時節，送命，吃虧的必定還是無依無靠的中國老百姓。因此，他以大局爲重，不惜急流勇退，脫離是非漩渦圈，以使僵持已久的華洋糾紛，及早解決。免得夜長夢多，多生枝節。袁樹勛在周馥極口抱歉，衷心感激聲中，慨然應允調離上海。當時，周總督得他千金一諾，可真是喜出望外，如逢大赦。他再三保證，絕對不會讓袁樹勛吃虧，袁樹勛則只是付諸一聲苦笑而已。

不過，由於周馥內疚甚深，袁樹勛調職一事，他還是用盡九牛二虎之力，造成一個刀切豆腐兩面光的局面。上海道袁樹勛調充順天府尹的詔旨一下，無論識與不識者，全都在領首贊可的說：

「這一點，到還差強人意。」
那是因爲順天府尹等於現代的首都特別市長。而清代的順天一府，更囊括通、薊、霸、涿

、昌平五個州，以及宛平、良鄉、固安、永清、東安、香河、三河、武清、寶坻、寧河、順義、密雲、懷柔、房山、文安、大城、保定、平谷十九個縣。直隸一省的精華之區，率皆在其轄區之內。可見這一個順天府尹，幾乎相當於一個省主席了。所以說，袁樹勛因禍得福，善有善報，他從上海道調順天府，確實是升了官了。

只不過，袁樹勛同意離開上海以前，他曾向周馥提出三項相對條件，勸促周馥去向各國領事團據理力爭，——這並不是爲他個人，而是在無可奈何之中，稍微保全一點國家體面。此三項相對條件是爲：

一、關炯之必須留任。

二、罪魁禍首艾金遜應加懲處。

三、英國副領事德爲門應予調職。

可憐那位甘居下風的兩江總督周馥，處在夾縫之中，兩邊打恭作揖，苦苦哀求。談到最後，總算使洋人稍稍的讓了點步。祇不過，七折八扣下來，領事團的讓步仍還是極其有限的——

一、關炯之可以留任會審公堂法官。不過，英國副領事德爲門係由英國政府所派，各國註滬領事團不便建議英方加以調職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以關炯之的不動，換取德爲門的留下。

二、罪魁禍首艾金遜，予以行政處分，從老關區巡捕房調到虹口巡捕房。

袁樹勛在幕後爲周馥撐腰，再度建議他追加要求，減免各國領事團開出來的賠款數額。幾經交涉，費盡唇舌，也算從十萬兩減到九萬兩了。這減免的一萬兩銀子，無非洋人在賞周總督的面

子而已。

赤脚財神建立殊勳

後兩項條件勉可達成，祇是久懸未決，最傷腦筋的黑市問題，仍還在僵持之中了。周馥問計於袁樹勛。袁樹勛便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的道：

「上海黑市，洋人吃虧有限，華民損失極大。再這樣黑市下去，反倒是中國人吃不消了。所以復市一舉，已為華洋雙方一致的嚮望。問題在於找誰出面奔走斡旋。不過，這一件事官方已經不便出頭，玉帥何不找一位華商領袖人物，出來試一試呢？」

這就叫一語驚醒夢中人了，周馥連聲稱好。再跟袁樹勛細細推敲。終於兩人一致同意，請寧波幫的巨擘，上海三大買辦之一，荷蘭銀行買辦虞洽卿（和德），出面負起這個重責大任。

虞洽卿，錢莊學校出身，慷慨尚義氣，做事够魄力，時有「赤脚財神」之稱。他在勢力龐大，人數最多的寧波幫裏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同時，他和英商謀智利洋行買辦徐乾麟、日商日清株式會社買辦王震（一亭）並稱上海三大買辦，吃的是洋行飯，跟洋人也頗有淵源，由而使成爲勸促上海各行各業，大小商行復市的最佳人選。

果然，虞洽卿膺命以後，他以百折不回的勇氣，鏖而不舍的精神，從早到晚，熱心奔走。挨家挨戶的拜訪各行各業領袖，各大商號老板，苦口婆心，婉轉勸請，請他們勿逞一時的意氣，繼續罷市下去，將來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的結果。

倘若認爲面子上不好看，一時下不了台，那麼虞洽卿還有一個自圓其說的法寶，爲什麼不能以：「先行開市，靜候交涉」一語爲詞，打開這個僵局呢？滬上巨商聽後，也覺得虞洽卿之所言不無道理。於是相率掛出：「先行開市，靜候交涉」的告白，開門營業了。轟動一時，幾釀巨變的滬上大鬧公堂一案，至此宣告結束，只是黃浦灘上，公共租界，平白無故的添了四五十條含冤莫白的冤魂而已。

上海大鬧公堂案的兩位主要人物，關炯之和袁樹勛，有如俗諺所謂的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往後都有很好的結局。關炯之担任上海會審公堂法官，一直到民國以後若干年，他一向都是上海人最尊崇的傳奇人物，一生享盡大名。「關老爺」的綽號，蓋過了「關炯之」的本名。這位現代關老爺妙事很多。有一回，「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」著者，小說家吳研人（筆名我佛山人）初次到上海，住入謙泰棧。午夜夢回，附近起火。吳研人出乎本能，抱起客棧裏的被窩，奪門而逃。殊不料客棧茶房誤以爲他乘火打劫，一把扯住他的髮辮，甩手便是一記耳光。吳研人不甘受辱，當場和茶房爭吵起來，可是他的一口廣東腔茶房聽不懂，誤會越鬧越深，兩個人就此拉拉扯扯的進了巡捕房，巡捕房立刻把他們送到會審公堂。

吳研人在會審公堂遇見了老鄉，關老爺問案，這才把事實經過說清楚了。關老案秉公處斷，判處茶房繳納罰鍰，數額是應洋五元，等於茶房兩個月的工錢，罰得不能算輕。可是，吳研人却

仍餘怒未熄，而且還遷怒到老鄉親關老爺頭上。但見他臉色鐵青，一語不發，從衣袋裏掏出十塊鷹洋，重重的往關老爺的公案上一放。然後抓起關老爺的辮字，如法泡製，左右開弓，一搯兩響，也搯了關老爺兩記耳光。

善有善報惡有惡報

關老爺被他打得頭昏腦脹，兩眼紅腫。一時怒不可抑，啪啪的連拍驚堂木，喝令法警將吳研人拿下，辦他擾亂公堂，毆辱法官的罪。那吳研人却不慌不忙，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這是你訂的價錢，五塊鷹洋抓一抓辮子，敲一記耳光。如今我付了你十塊鷹洋，祇打你兩記耳光而已，難道你能說我佔了你的便宜！」

關老爺一時氣結，竟然被他說得語爲之塞。盛怒之下，他仍然要把吳研人關起來。不過，當他獲知吳研人是一位小說家，居然也就寬大爲懷，不加追究。一場風波不了了之。同是在公堂上挨耳光，關老爺對英國巡捕非據理力爭到底，對中國作家寬宏大量付之一笑。只這便是他的骨氣與雅量，全都那麽樣的讓人敬愛。

袁樹勛在上海道台任上，處理大鬧公堂一案，因爲顧全大局而讓步，又推舉虞洽卿出來解決了大黑市問題，就當時情形而言，確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抑且全活民命，功德無量。此所以他自此以後聲譽鵲起，官運亨通。由上海道升任順天府尹後，由於順天府尹這個缺，有個名目叫做巡撫座。言下之意是當了順天府尹必定會升巡撫。何況，袁樹勛一到大興城順天府治上任。買下

一幢座落北京燈市口的宅第，居然又是出了名的吉宅。因此，他下馬伊始，就有人預言：袁大人必定指日高升。

不久，果然清廷更改官制，袁樹勛擢升民政部左侍郎，實則這只不過是「過班」性質，亦即陞任封疆大吏的前奏而已。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袁樹勛得缺外放，當上了山東巡撫，和袁世凱當年的破格升遷，巡撫山東，先後輝映，轉為清末官場佳話。

袁樹勛在山東勵精圖治，勤政愛民，很做了不少事情。可是，先後方祇年餘，他又青雲直上，赫然陞任兩廣總督了。時在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五月，袁樹勛走馬上任，他視事未幾，就與利革弊，戢止賭風。袁樹勛鑒於他的前任張人駿，曾以認繳餉銀三百萬元為餌，誘使清廷核准由商人承辦開姓賭博，使賭博行爲成爲合法之舉。流風所及，賭風大熾。善良百姓爲之傾家蕩產，亡命喪生者不知凡幾。於是袁樹勛抱着壯士斷腕，破釜沉舟的決心，請清廷下旨禁絕，以免「搜刮民財，有失政體」。同時更一掃鹽稅積弊，重新加以調整，使得賭商鹽商大起恐慌，斥巨金逼賭當朝權貴，請他們設法讓袁樹勛收回成命。袁樹勛仍以民命民艱爲重，不惜開罪權貴，居然嚴詞拒絕。而權貴們千方百計，居然也扳不倒黎庶擁戴，名聞全國的袁樹勛。僅只在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正月廣州新軍起義後，以防範不週的罪名，給了他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。然而，袁樹勛却肝衝全局，默察大勢，洞知大清帝國已如冰山之將倒，國民革命必定成功。他既已垂垂將老，

也就決定從此退休，安享餘年。所以他辭官赴上海，住進租界。分別在北京燈市口，南京三元巷和上海租界，造了三座名稱相同的黎漪園。長日做嘯林泉，與文人墨客時相唱和，渡他最舒適的寓公生活。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陰曆三月初七，病逝上海，得年六十九歲。遺有男公子六位，都是學有所長，各有成就。女公子袁榮福女士，係故駐德廷大使謝壽康夫人，時今猶在台北。白髮蕭蕭，雍容華貴的風采，望之令人肅然起敬。

張大帥大鬧金交所

早年黃浦灘上最著名的一座凶宅，座落在法租界琪美路。民國十年前後，那一帶還是茂林豐草，一片荒涼，在野生老樹，萋萋亂草間有一幢西式的兩層樓房屋，庭院深深，曲徑通幽。由於地點僻靜，濃蔭密佈，顯得格外的陰森可怖。它曾是一座規模龐大的賭場，長年累月，數不清有多少人，在那兒傾家蕩產，身敗名裂，有多少人在那附近遇劫喪生，或者是走頭無路飲恨自戕。——許許多多含有警世意味的駭人傳說，益發添加了那一幢兩層樓的神祕氣氛。因此，賭場一旦關歇，那幢房子便一直空在那裏，儘管業主一再，再而三的殺價求現，可是一連兩年都無人問津。到了民國十三年上，上海金業交易所掀起了巨大風潮，先是上海三大亨之一張嘯林在金業交易所恃強牟利，大拋其空。他一開手便拋空五千萬條黃金，想把金價硬壓下去。詎料金業交易所的實力人士聯起了手，誠心叫張大帥下不了台。張大帥拋空不但沒有跟進，反倒變成他拋多少，大

家便吸進多少，如此這般金價便節節盤高，瘋狂上漲，急得張大帥滿頭大汗，暴跳如雷。他越拋越多，窟窿越來越大。從上午九點鐘開盤，到中午十一點半休息，黃金價格上漲將近一倍，張大帥的虧損已在一百萬元以上。因此，當十一點半一到，開始休息十分鐘，金業交易所暫時停拍。根本外行，完全不懂的張大帥竟然以爲散了場。他一急之下居然拔出一支白朗寧手槍，站在一只高腳凳上，破口大罵，尖聲怪叫：

「你們這是存心要吃老子呀？快開拍，快開拍，不然老子就斃了你們！」

張大帥領頭大鬧金業交易所，他帶來的手下弟兄頓時揸拳擄袖，齊聲響應，高鑫寶、芮慶榮一對急先鋒，如老鷹抓小鷄般拾起一名經紀人，將他一把塞進場子裏，厲聲喝道：

「快開拍，趕緊下去！」

那名經紀人嚇得魂飛天外，混身簌簌的抖，他哭出嗚啦的跟張大帥解釋：

「這不過是照規矩休息十分鐘呀。十分鐘一過，馬上就開拍了！」

張大帥這才勉強壓下去一肚皮怒火，帶着高鑫寶、芮慶榮等一幫弟兄，注視着交易所騎馬樓欄杆下的那一座大鐘。然而，說也奇怪，那座鐘的時針却似釘死了一樣，自十一點三十分起寸步不移。原來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脚，讓鐘停了擺。

張大帥大鬧交易所，炒金客逼牢張大帥，這一場驚心動魄，波濤壯闊的黃金風潮，當時早已轟動黃浦灘上。小市民奔走相告，富商巨賈更是有賠有賺，誠所謂：「幾家歡樂幾家愁」。就如

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受了張嘯林牽累，損失最鉅者，厥為地皮大王程霖生，程霖生是安徽人，以地產起家，炒金致富。他的財產是個天文數字，連他自己都算不清。當年上海富豪，除了猶太巨商哈同，就數他名列第二了。

程霖生好投機，手筆之大，駭人聽聞。平素慷慨好客，家中鐘鳴鼎食，食客恆有一二百位，光是供應鴉片烟，一天便要好幾斤。程霖生本人便是一位長日吞雲吐霧的癮君子，他家有一座花廳，廳上一並排安放十具湘妃榻，程霖生躺在就中一具湘妃榻上，由幾位清客奉陪他抽鴉片，閒聊天。還有一二十名青貌美的丫鬢，穿梭來往，挑土燒燈。

程霖生整天躺在湘妃榻上，利用一具電話，指揮他兩名得力的幹部，在金業交易所裏逢低吸進，逢高拋出，——當年炒金以十兩為一條，七條為一秤，買進賣出俱以一秤起碼，也就是一筆買賣最低不得少於七十兩。每天早晨開盤，價格以英國匯豐銀行掛牌為準，場中買賣，等於賭，我拋你吸，喊價交易，那怕是幾十萬元的進出，彼此以一舉手為號，居然也能從不失誤，至於翻悔賴帳，更是從無其事。

地皮大王大驚失色

由於程霖生資金雄厚，無人可比，他的兩位管事，翁瑞午與黃浩沂，更是精明強幹，頭腦靈活之至。因此乃使程霖生在金業交易所裏得心應手，予取予求。他炒起金來，一出手便是一千秤，亦即七萬兩，也是毫不足為奇。所以有很多炒金者都跟着他走，唯他馬首是瞻。程霖生做多頭

，大家一窩蜂買進，程霖生做空，大家爭先恐後拋出。那一次張嘯林張大帥，純粹以外行姿態，到金業交易所去撈一票，也是看準了程霖生做空頭他才依樣葫蘆的，誰知道其他炒金者認定他外行可欺，這才齊心協力的把他套牢。當張大帥連續猛拋，金價節節盤高，程霖生在大烟榻上已經接到了無數通緊急電話報告。「黃狗吃屎，黑狗遭殃」，截至那天上午十一時半金業交易休息為止，張嘯林賠了一百萬，程霖生反倒蝕了好幾百萬了。

程霖生一着急，便撥了個電話給住在同春坊的翁瑞午——這翁瑞午也是黃浦灘上的奇人之一，他父親做過廣西桂林知府，是一名宦家子弟。但是他却聰明伶俐，多才多藝，按摩、推拿、作畫、票戲……他幾於無一不通，無一不精，再把他過人的天份用到做生意上去，那更是億測屢中，無往不利。由而使地皮大王程霖生對他十分倚重，請他担任炒金的方面大將。那日，程霖生打電話時，翁瑞午剛從金業交易所回家，所以當程霖生問起交易所何以一片大亂時，翁瑞午便一語中的，鞭辟入裏的回答程霖生說：

「今天多頭軋空，掀起這麼大的風潮，完全是因為大家約好了一致打擊張嘯林。」

程霖生大為驚異的說：「怎麼張嘯林也來炒金，而且還大拋其空了呢？」

「誰曉得？」翁瑞午的語氣中帶些不屑的意味：「他今天像是發了瘋，一出手就拋五千條。行市偏偏直線往上竄，我看大家一定是存心要把他扳倒，反正不管他拋空多少，馬上就有人照單全收。」

「這是逆扯嘛，」程霖生下了個評語：「張嘯林做得很對，很有氣魄！」

翁瑞午却一聲冷笑的說道：

「氣魄歸氣魄，瀟子撓得可不了啊。程老板，就拿你來說吧，光是康潤豐一家，就已經蝕了兩百萬啦！」

程霖生不禁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

「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出入？」

翁瑞午據實相告：

「張嘯林一連兩批，已經拋空一萬條了。行市都漲到了開盤時候的一倍有餘。」

程霖生這才憬悟事態嚴重，他拋下煙槍，霍的坐起，在電話裏關照翁瑞午說：

「你快去，我馬上就來！」

地皮大王程霖生親自出馬，驅車趕到金業交易所，和翁瑞午以及他另一名得力助手黃浩沂相會合。還有一位也在大做空頭的棉紗幫巨子季雲卿也氣急敗壞的趕來了，幾個人交頭接耳一商量，於是足智多謀的翁瑞午獻計，決定採取兩項緊急應變措施：

一、由翁瑞午趁人不備，暗中動手，使金業交易所的大掛鐘停擺。

二、由季雲卿十萬火急趕到杜月笙公館，把杜月笙拖來解決風潮。

金業交易所大廳上一片熱鬧緊張，議論紛紜，其聲如雷。但是，多半是衆人自家性命攸關，實在是太緊張了，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注意到，大掛鐘停了擺，時針一直指在十一點半。（未完）